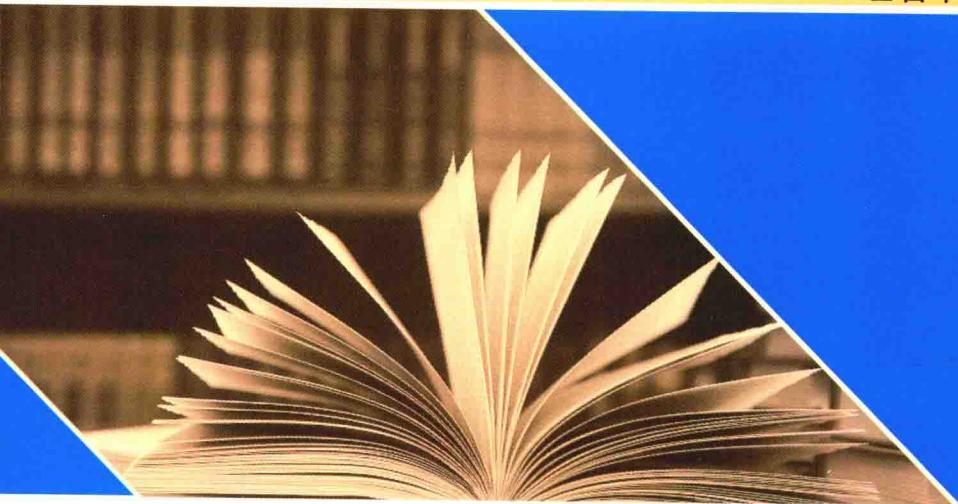


王国华 著



英语思维与跨文化 交际能力研究



北京日报出版社

英语思维与跨文化 交际能力研究

王国华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语思维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 / 王国华著.
北京 :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477-3148-2

I. ①英… II. ①王… III. ①文化交流—
研究 IV. ①G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0120 号

英语思维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

出版发行: 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印 刷: 定州启航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10千字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前言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容器。而思维是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语言反映思维，并且受思维的影响和约束。语言、思维与文化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语言与思维存在于文化之中，思维与文化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与文化存在于思维之中。其中，思维是文化心理特征的主要因素，一方面起着沟通文化与语言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又制约着语言的风格、遣词造句和谋篇布局。在英汉语言交际中，如果当事人对两种语言中所体现的思维不能予以重视，无疑会给跨文化交际带来困难或冲突，进而直接影响到跨文化交流的质量。因此，英语学习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培养学习者的语言技能，更重要的是如何从英汉语言文化差异中建构学习者的英语思维。

本书是从英汉语言文化异同的角度进行的研究。笔者认为，英汉两种语言都体现出不同的思维模式，而两种思维模式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笔者分别从语言认知、语言思维、跨文化交际与思维的关系等方面论述了思维模式的异同对英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同时运用案例加以阐述。

由于时间仓促，笔者水平有限，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在此，真诚地希望读者对本书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作者

2018年11月

第一章 语言认知及语言思维的组合 / 001

第一节 语言的认知及相关概念 / 001

第二节 语言思维的界定与认识 / 007

第三节 语言思维与语言意识 / 014

第四节 语言思维的组合与特征 / 022

第二章 跨文化交际概述 / 033

第一节 文化、语言与交际 / 033

第二节 跨文化交际的基本问题 / 043

第三节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分析 / 048

第四节 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 / 056

第三章 英汉思维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 / 062

第一节 英汉文化与思维模式差异对语言的影响 / 062

第二节 思维差异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 / 073

第三节 跨文化交际中言语交际能力与思维模式 / 085

第四节 英汉语语用文化与跨文化交际 / 107

第四章 跨文化交际中非言语交际能力与思维模式 / 117

第一节 非言语交际的内涵及分类 / 117

第二节 非言语交际的方式与跨文化交际 / 132

第五章 跨文化交际与英汉思维模式转换 / 137

第一节 语言运用与跨文化思维原则 / 137

第二节 跨文化交际与思维构建 / 142

第三节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及学科发展 / 151

参考文献 / 167

第一章 语言认知及语言思维的组合

第一节 语言的认知及相关概念

一、语言的认识及语言的心智属性

1. 对语言的认识

迄今为止，对于语言的认识主要集中在语言的外部结构或外部体系方面。语言的外部体系包括语音、词汇、句法、篇章、语言功能、语言意义等在语言交流时的各种表现形式，其分支研究所涉及的是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及意义和功能，如语音学、词汇学、句法学、修辞学、语义学、语用学、篇章学等，当然也包括语言的宏观研究，如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各语言学分支研究借助语音、词汇、句法、语篇、修辞、语义、语用等各个概念范畴，对语言外部体系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理论抽象化，使语言的外部体系，即语言形式、语言功能及语言意义的规律性、复杂性、交际性，包括社会及文化环境与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逐渐显性化，丰富了我们对于语言作为一种意义表达工具或抽象思维工具的认识。

另外，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则涉及语言内部体系如人脑中的语言机制及相关的心理活动。例如，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问题包括言语的知觉和理解、言语产生、语言获得、言语神经机制、各种言语缺陷、言语和思维以及言语和情绪、个性的关系等。尤其是现代心理语言学已不再局限于研究如何掌握语言以及如何使语言发挥作用，而是利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来解释存在于语言深层的普遍规则，研究这些普遍规则如何转化为某一种特殊的语言^①。这样一来，心理语言学的发展就使人们对语言认识逐渐深入到语言的

① 瞿霭堂，翻译的不对称原理[J]，民族翻译，2011（4）：12-19.

一个重要属性或者说是语言的本质属性——心智属性。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认知语言学原本是从神经生理系统解释语言现象,并衍生出对于人脑语言机能的各种假设。例如,认知语言学认为,存在于语言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人脑预存概念结构决定了主体对认知对象的意义建构;认知语言学关于语言认知模式所做的探讨,如概念的空间合成与隐喻映射等理论,虽然对人脑语言机能做了一些唯心主义的假设,并因此受到许多质疑,但更多的研究毕竟从人脑的物质基础角度出发深化了对于语言心智属性的认识,将语言视为人类认知的一部分^①。

2. 语言的心智属性

对于语言心智属性探讨得最为深刻的当数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在本质上是一种心智行为,并且是一个独立于其他知识与技能的自治系统。他在这方面的观点包括:

(1) 普遍语法。乔姆斯基提出,人脑里有一种天生的“言语获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简称 LAD),这是人大脑中固有的内在的语法规则,即普遍语法,人之所以容易理解别人的言语就是因为普遍语法在起作用,普遍语法还帮助儿童掌握语言。

(2) 语言能力、语言表现、表层结构、深层结构。乔姆斯基关于语言先天机制的假设还包括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语言表现(linguistic performance)、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和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等概念。乔姆斯基所说的语言能力,指说话人和听话人对本族语的潜在知识。而语言表现则是这种能力的具体体现,但同时受到许多国家,特别是心理因素的影响。

乔姆斯基认为,句子具有双层结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交际中的句子形式,深层结构则显示基本的句法关系,决定句子的意思。语言是句子的无限集合,所谓掌握语言就是具有了听懂和说出无限多句子的能力。句子的转化生成是有规则的,具有无限创造性,通过深层结构和转化生成规则,可以把表面不同而意思相同,即表层结构不同而深层结构相同的句子联系起来。

虽然乔姆斯基的语言先天机制一说否定了外部世界及客观条件对于他所界定的普遍语法和语言能力的影 响,也无法解释转化生成规则是如何产生的,如何控制言语行为的。然而,他的这一整套理论已经探究到一种潜在的语言机

① 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 中国翻译, 2005(5): 15-20.

制,这是一个受其他心理因素和外部世界影响的心智系统,按照一定的规则运演,由此而生成无限的语句,人脑一旦具有听懂和生成无限句子的能力,就意味着掌握了语言。

总之,从语言心智体系假说的角度来说,语言研究可以分为语言外部体系,即语言知识体系的研究和语言内部体系包括语言心智属性的研究。单就语言的心智属性而言,心理语言学家和中外语言教学家迄今所关注的,除了先天的人脑语言机制以外,大致还有两点:一是语言的生成机制及心理运行机制,二是人脑的认知机制与语言心智行为的关系。这些研究都指向一个共同点,语言的本质属性是其心智属性,语言形式不过是其外部的表征而已。

假定语言形式只是语言的外部表征,那么语言作为一种心智行为在人脑中可能还存在一个内部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不同于乔姆斯基提出的先天的言语获得装置或普遍语法。乔姆斯基所说的普遍语法,指的是人脑中固有的习得语言的机制,作用在于能够使人自然而然地学会用语言进行交流。而语言的内部机制应是带有语义特征的语言符号在人脑中的自主运作,或带有语法性质的“思”“想”行为^①,涉及语言在输出前的生成过程,以及所有相关的心智要素在语言输出过程中的作用;它是以先天的人脑物质,如脑部神经系统作为基础,由客观世界映射到人脑的语言物质基础之后形成的一种内部体系,而语言的结构形式只是它的外部体系;两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前者存在于人脑之中,后者表现为以语音形式、口头表达与书写形式出现的言语。在此,我们暂且把语言的这个内部体系称之为语言的心智体系。

关于语言内部体系或心智体系的构成和运行机理,由于人脑神经系统运作的复杂性和难以可视知与不可触知性,很高程度上需要借助假设来解释。假定语言是一种心智行为,那么它与心理活动可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也带有感觉、直觉、思维、意识等心理活动的特点。实际上,人们在使用语言、学习语言、研究语言的实践中也探索到相关的线索并做出一定的概括,如语感、语言意识等概念,这就为我们解释语言的心智体系提供了合适的途径。

二、语感、语言感知、语言直觉

中国汉语教学所讲的语感是指对语言现象恰当与否的敏感,“里面包括语

① 杨敏,纪爱梅.英汉旅游篇章的跨文化对比分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1):31-35.

义感,就是对一词的意义和色彩的敏感,包括语法感,就是对一种语法现象是正常还是特殊,几种语法格式只见相同相异等的敏感。当然也包括语音感。有的人学汉语总是学不像。就是因为对语音不敏感。”^①“对语言的‘敏感’”,到底是“感觉”(sense),是“感知”(perception, feeling),还是“直觉”(intuition),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直觉”,也有人认为是“感觉”^②。

1. 语感的界定

虽然语感这一概念在语言学界提出较早,使用频率也较高,但又是个始终存在争议的术语。近十几年来,语感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不仅语言学界,哲学、认知科学等领域也都有学者研究语感问题,语言学界的许多分支学科如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对语感进行了界定和描述。在语言教学领域,人们结合教学实际,对语感、语感培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

关于“语感”这一概念,我国国内最早由夏丏尊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他把语感定义为对于“文字”的灵敏的感觉。自夏丏尊、叶圣陶、吕叔湘等学者倡导语感教学以来,语感的概念已逐渐被人们理解和认同。但关于语感本质的界定依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几乎每一位从事语感研究的人都从不同的视角来阐释其对语感本质的理解,并对语感有自己的认识和界定。

把各种有关语感定义的界定加以列举,大致有以下几种定义:

(1) 语感是对于文字应有的灵敏的感觉(夏丏尊,1948)。

(2) 语感是对于语言文字的敏锐的感觉,是对于语言文字的正确丰富的了解力(叶圣陶,1980)。

(3) 语感是人们对语言文字的一种敏锐的感觉力(林运来,1984)。

(4) 语感是对文章中语言文字的一种感受。广义的语感是对所有诉诸视觉和听觉的言语(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的意义的感受;狭义的语感指阅读中对书面语的感觉(李珊林,1990)。

(5) 语感是对语言隐含意义的一种深刻的直觉(李海林,1992)。

(6) 语感是语言主体的心理因素和精神操作,即对言语对象的感觉、领悟和直觉把握,就是语感(毛光伟,1993)。

(7) 语感是感性和理性相统一的一种悟性,是一种理性直觉性,或者说

① 吕叔湘. 中学语文教师的语法修养[J]. 中学语文教学, 1985(10).

② 王培光. 语感与语言能力[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是一种直接的理解（杨炳辉，1994）。

（8）语感是一种直觉判断，是一种心智技能（伊道恩，李中立，1995）。

（9）判断、指出、改正语言现象偏差的能力称为语感（王培光，2005）。

（10）语感是一种语言的逻辑感觉（汤富华，2007）。

由上述学者对语感的不同界定，可以看出，虽然关于语感的认知和界定仍然存在争论，但是争论的焦点都集中在“语言的敏感”的性质上。有人认为，语感是“感觉”（language sense），“感知”（perception/feeling），有人则认为语感是“直觉”（intuition）。我们暂且认为，语感是通过感觉和感知后形成的直觉性反应，包括感觉力，也包括直接理解和直接判断，同时也是一种语言主体对于意义集合的逻辑感觉，是对语码的敏锐感觉力。

2. 语感与语言感知和语言直觉的关系

首先，我国汉语教学所说的“语感”（linguistic sense）与国外语言学家所说的“语言直觉”（linguistic intuition）还是有差别的。直觉是未经充分逻辑推理的感性认识，是以已经获得的知识和累积的经验为依据的；国外语言学家所说的语言直觉指的也是无须逻辑思维而能够理解句法关系的天赋能力。他们认为，语言直觉是通过对语言使用的反思而不是通过教师传授而产生的一种隐性的、下意识的语言知识。语言感觉与语言直觉的区别在于，它们是不同的感性认识，语言感觉先于语言直觉，语言直觉中包含着语言感觉，如果用公式来表达则是：语感 $\neq$ 语言直觉，语言直觉 $>$ 语感。

根据普遍认可的定义，感觉指“客观事物的个别特性在人脑中引起的反应”，感知指“客观事物通过器官在人脑中的直接反映”，可以说，通常所提到的感觉也包含感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语感是感觉，也是感知，是客观世界及语言现实在人脑中的直接反应，或语言主体人也是人脑对客观世界和语言现实做出的反应。这样，客观世界、语言、语感之间的关系用公式来表达就是：语感=感觉（感知），即对语言的敏感是一种感觉及感知；客观世界——人脑——感觉，即感觉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引起的反应；客观世界——人脑——语言，即语言也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产物；客观世界——语言——语感，即语感既是客观世界也是语言现实在人脑中引起的反应。就人脑的语言系统来说，神经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已经证明，人脑的语言区和非语言区的运行机制大致相同，但是就客观世界而言，母语的客观世界不能等同于外语的客观世界，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许多同一性和确定性，但也存在着许多的不同一性和非确定性，母语所指称的客观现实与外语所指称的客观现实之间的差异和

空缺与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和相似之处是并存的,如汉语指称的“课桌”与英语“desk”所指称的课桌并非是一样的东西。

这就意味着一种可能,母语语感与母语直觉形成的外部条件完全不同于外语语感与外语直觉形成的外部条件。就母语语感来说,它的产生具有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并且具备在正式学习之前就可以大量接触母语及母语依赖产生的客观世界的优越条件,但是外语语感的产生不具备这样的语境与外语接触条件。再就直觉来说,它的产生依赖于知识和经验的累积,但在不具备接触外语语言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条件下,学生获得外语知识积累和实践积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也谈不上有什么理解外语句法关系的直觉,大多数外语学生的学习体验也可证明这一点。如果说母语语感与语言直觉可以在正式学习母语之前通过接触母语及其社会文化环境而获得,那么在外语语境缺失的条件下,外语语感与外语直觉的产生需要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一定的外语知识积累及其社会文化环境的体验积累之后才能获得。

外语教学需要加入一个增进外语直觉培养外语语感的过程,以此降低外语学习的难度,缩短外语习得的周期。这个过程可以与正式的外语学习同步进行,也可先于正式的外语学习,其主要目标在于让学生接触外语、体验外语、熟悉外语产生和外语使用的客观世界及社会文化环境。就我国的英语学习和教学而言,目前还缺乏这样一个过程。

3. 语感的特征

与语感的界定密切相关的是其特征。关于语感特征的问题也是近年来语感问题研究讨论的热点,了解语感的特征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培养语感。根据语感的定义,可以概括出语感具有以下特征:

(1) 语感是一种感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感是感觉,也是感知,是客观世界及语言现实在人脑中的直接反应,或是语言主体——人,对客观世界和语言现实做出的反应。

(2) 语感动态发展变化,可以培养。语感是在同化与顺应的相互作用及循环出现的过程中获得了生成与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增加语言输入、培养学生的语言思维、语感图示等方法培养学生的语感。

(3) 语感具有个体差异性。语感以个体的语言能力和生活经验为基础,由于个体之间不仅在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在其他各方面也有差异性,如性别差异、社会地位不同、家庭环境各异、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不同,使个体间的语感水平也不尽相同。

第二节 语言思维的界定与认识

语言思维有两种含义，一是凭借语言进行思维，如平常所说的“汉语思维”“英语思维”；二是语言思维好比是语言符号的运行系统，在人的大脑中始终处于自主的运行状态，使语符的音、形、义三者之间，以及语符与语符之间产生关联，组成字、词语、语段和语篇。因此，大脑生成语符并由此生成词语、语句、语段乃至语篇的过程好像是一个“会思”“会想”的过程，在这个“思”“想”过程中语言形成了独特的运行特性，即语言思维特性。学术界以往总是对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争论不休，而忽视了语言在其运行或生成过程中与思维实际上是难舍难分的，两者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已经融为一体，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思维形态的语言思维形态。

语言思维是一种现代文明思维，是人类有了语言之后的必然产物。人类其他思维形态起步于远古时代的动作思维或形象思维，即以动作为支柱、伴随着动作而进行的思维，或凭借头脑里储存的表象进行的思维；现代文明时代，才出现了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即用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进行的抽象思维，或按照逻辑规律，逐步分析推导，最后获得合乎逻辑的正确答案或结论的思维。由于概念思维必须借助词语，语言思维与概念思维就有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重合。但是，语言思维超越了概念思维，在语言思维的过程中，符号的音、形、义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产生关联，形成字、词语、语句、语段及言语，使语言的交际功能得以体现。

语言思维是语言心智属性的必然反映。语言是一种心智行为，所谓心智，即英语所说的“mind”，指人的头脑及心理和智力，不仅包括头脑反映客观现实的过程和活动，如感觉、思维等意识领域里的内容，还包括人认识、理解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如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等。语言之所以被称作是一种心智行为，是因为按照生物学的解释，语言是人头脑中的第二信号系统，更重要的是，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人类语言与人类心理、智力、认知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①离开了心智，语言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① Neil Smith, Chomsky. ideas and Ideals[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结构语言学所强调的语言系统内如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单位不过是语言的外部表征而已；功能语言学把语言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作为研究对象，所揭示的也只是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所发挥的交际功能；现代语义和语用研究对语义、语用现象加以分析、综合、归纳、描写，最终破解的也只是语言理解、语言运用及交际的诸多问题以及语言理解与交际的机制和原理。但是，这些研究对于语言与心智相关的某些内部特征，尚未展开深入探讨。其实，我们可能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即语言除了这些外部表征、交际功能以及用来交际的工具属性之外，还可能同时具备与之对应的内部单位，而语言的心智特征大概就是语言系统的内部单位。这是因为语言首先是用来体现意义的符号，凭借表达意义来实现交际，而离开了心智因素，创造意义的主体就无从说起，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语言思维正是语言主体的心智特征的具体表现。

一、语言思维的界定和性质

长期以来，对于语言思维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定义。哲学一般是将抽象思维视为语言思维，认为离开了语言，抽象思维就无法进行。这种界定造成了一个误解：语言思维只能作为工具依附于抽象思维，语言思维不是以一种思维类型而存在的思维，语言思维就是抽象思维。

其实，人类抽象思维的过程及形式有许多共同之处，不同民族其抽象思维的分类方式、概念系统、抽象的表现方式等却存在很多差异，如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更多地运用了排列组合、逻辑分析、演绎等思维方式而创造了英语等作为表音的拼读语言，而我们汉民族则更多地依据事物之间的联系及类别，抽象出不同门类的意义、语音符号和偏旁部首，如亻、彳、火、石、王等。这样一种象形的汉字语言系统既包含语义和语音的感知因素和感知作用，也反映了形象思维的成分，显示了一种独特的抽象思维表现。由此可见，抽象思维虽然凭借语言而进行，却与语言体系是两码事。现实情况也是如此，语言思维能力强的人其抽象思维能力也强，但抽象思维能力强的人其语言思维能力未必也强。这个逻辑也可见于其他现象，即：A 是 B，但 B 不是 A，如某某（A）是人（B），但人不是某某，某某只是人（B）中的一员。根据这个逻辑，也可以说，抽象思维（A）是语言思维（B），语言是抽象思维的外壳，但不能简单地推论语言思维（B）就是抽象思维。

传统语言学的文献中，很难查到关于语言思维的定义，现代语言学与信

息学、传播学等许多学科也常常提到语言思维,我国的语言教学中也有教师进行过关于培养学生语言思维的教学实验,外语教学也在讨论外语思维的问题,有趣的是,究竟什么是语言思维,确切的界定很难找到。我们在纷纷讨论语言思维的时候,大概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语言思维就是指借用语言进行的思维活动,笔者也曾下过类似的定义。这个定义过于笼统,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进一步的界定:

第一,语言是抽象思维的外壳或工具,语言自身也是一个能“思”、能“想”的心智活动类型或思维类型,即语言系统也有其自身的运演或运行,既有各种思维方式的介入,又受到各种心理活动的影响,但同时还具有特有的活动方式或运行方式。换言之,语言思维是一种完全凭借语言进行的思维活动,是语言体系内部的思维活动,会受到其他的思维类型和心理因素的影响甚至是介入,但又有其自身的词语及语义生成以及与概念的合成机制、对客观世界的映射机制,既有绵延不断的句法生成机制或创造机制,又具有其独特的现存的语言系统的运演规律和表现规则。语言思维是人类进化的结果,也是人类文化的积淀,语言思维能力对其他思维类型可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或一定的阻滞作用。

第二,语言思维以语音、词素、词语、语句为基本单位,以表达意义为目的。与概念、推理、判断相映射,但不会完全对应。比如,同样的概念在不同的语言思维中有不同的表现。概念“白”在汉语思维中表现为:围绕基本色调“白”与表达不同程度的词语而构成的许多词语——花白、雪白、灰白、白皑皑等,或用于隐喻——白干、白瞎、白吃等,而在英语思维中则找不到完全与此对应的词,只能以非同类概念中的词语来表达——grey(灰白),或以非隐喻词语来表达——fail(白干,白瞎)。

第三,语言思维可分作母语思维和外语思维。母语思维指母语系统的语言思维活动,外语思维则是各个外语系统的外语思维活动。也有的界定认为:“外语思维就是以外语所特有的概念系统来进行认知活动”。还有的定义则是,外语思维指“在外语使用过程中直接使用外语,而不要经过母语的转换、翻译”。^①由此也可推定,外语思维是以母语所特有概念系统来进行认知活动,或直接使用母语进行交流,外语思维是以外语所特有概念系统来进行认知活动,或直接使用外语进行交流。这几种定义其实都是基于对语言思维特质的认

① 蒋楠,外语概念的形成和外语思维[J].现代外语,2004,27(4):378-385.

可,即语言系统是一个能“思”、能“想”的心智活动类型,语言思维是既不能等同于其他思维类型又与其他思维类型难解难分的一种思维活动。

不同的语言体系具有其独特的语言思维运演规则,并带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与思维方式的烙印,如汉语语言思维重意义理解,轻表层结构,表达中具象词语多于抽象词语;英语语言思维倾向于意义与结构统一、抽象词语多于具象词语等。不同的语言体系同时又分享语言思维的许多共同点,如语言思维的模糊性、对语境的依赖性、意义预设性等。^①这些可见于英、汉甚至更多的语言体系中,语言思维的这种民族特性给不同语种的言语交流与转换带来许多的问题,认识不同的语言思维的特性,研究语言思维的民族特性而带来的交际问题,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应该是外语研究的重要任务。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由于语言是物质的,具有长度、声音等物质性,那么语言思维同样也是以声音为物质外壳的。语言思维的物质性也说明了为什么在汉语教学中,一些从语音入手来培养学生语言思维的实验能够取得好的效果。

二、对于语言、思维、语言思维的理论探讨

人类对于语言思维的认识至今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开始认真地探讨,以往大多数关于思维与语言的理论所讨论的,一般是两者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些认识并不能使我们看到语言思维的特性,但对于我们认识语言思维也不无启发意义。

首先是“语言是思维载体”的观点。根据这个观点,思维是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推断等认识活动的过程,语言不是思维的唯一载体,却是思维的主要载体,尤其是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的进行必须借助于词语或概念,这是目前得到普遍认可的理论。这种观点没有把语言作为一个独立的思维形态来看待,其漏洞在于,它忽视了绝大多数人的一个共同体验:“说”之前或“说话时”,大脑必须得“想一想”,所想的不仅包括要说的内容,还包括“这个话该怎么说”,这就意味着,离开了思维,语言符号体系和句子结构体系是无法运作的。因此,凭借语言进行的思维本身就是一种思维形态。很有可能,在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产生之前,已经有了语言思维,却一直被我们忽略不计。这也许是由于学科研究之间缺乏联系导致的空白,因为一直以来,

① 杨敏.英语语言思维的特性[J].外语研究,2004(4):26-29.

思维属于心理学、哲学的研究范畴，语言学在这些领域少有涉及，而研究语言学的人又很少研究思维。

沃尔夫关于语言支配思维、语言决定认识的假设虽然不乏支持者，但也受到很多质疑。反对者提出，很多语法范畴，如数、格、性等，以词性曲折变化表现出来，那都是语言形式上一种强制性的规约，并不是什么独立的实体，它们怎样决定人们的思维呢？再者，决定人们的意识首先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假如语言可以决定世界观的话，世界上就没有等级了……如果是那样，双语制的现象也难以解释：那些从小就学会讲双语的人是具有一种世界观还是两种世界观？可见，语言支配思维论存在着致命的逻辑错误，而且证据不足，难以确立。

另一种观点是，文化可以影响思维和语言，思维也可以影响语言，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角度都可以证明，这些影响历时地、共时地体现在不同语言的各个层面上，如词汇、句子、语篇、言语行为等。这种观点的极端支持者甚至用大量的研究成果来试图证明，思维决定语言，而不是相反。我们所做的跨文化篇章对比分析也证明，文化及思维模式影响语言的假设是成立的。

福多（1975）提出的“思想语言假设”（hypothesis of the language of thought）为认可语言思维的存在提供了启示。根据福多的假设，思想（thought）和思维（think）都是在心理语言（mentalese）里发生的，心理语言的主要构件是思维者大脑内的表征系统（a system of representations），以及一个含有语义的句法综合体（a combinatorial syntax and semantics），表征系统的运作只会对其句法特性有所反应，粗略地来说，思想是包含一个语义句法构件在内的表征系统的标记（the tokening），这样一来，思维就在于这种意义上的表征系统的句法运作。思想语言假设把大脑看作一台计算机，提供了符号（symbols）运作的环境，符号就借助于心理语言表征系统的句法特性在表征系统内运行，而语义特性则同时保留下来：表征系统的句法结构一旦运行，语义就会自然出现。博奈特（Bonnett）解释思想思维假设时形象地说：大脑思维时好像是一台以句法形式运行的电机，运行过程中同时保留着语义的特性。这就是说，思想是心理语言的标记，思维是以心理语言的方式，即心理表征系统内句法运作的方式进行的。

思想语言的假设使我们看到：一是自然语言只有转化成心理语言后，才能真正地被人们所理解；二是自然语言只是在相应的心理语言句子帮助下才会有意义。这就意味着，离开了心理语言，既没有思维也没有语言可言，思维和

语言都依附于心理语言之上。心理语言的存在与否虽然没有形成定论,但语言不仅是一种心理行为,更是一种心智行为,这是我们探讨语言的新途径,也为语言思维的存在提供了前提。

20世纪中叶,乔姆斯基提出了关于大脑“生成语言词语的演算原理(the computational principles that generate the expressions of a language)或词语生成演算表征系统(computa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的假设。他认为,通过探讨大脑的演算表征系统及原理,至少能够部分地解释洪堡特提出的“语言就是无限地使用有限的手段”的观点。根据乔姆斯基的观点,大脑的演算表征系统与形成语言结构的生成系统存在相似之处,都具有复杂的语音、语义、结构特征。语言官能的特点是可以生成无穷的具有复杂的语音、语义、结构特性的言语,假如甲方的语言官能正处于可以讲明一句话的状态,而乙方的语言官能也处于类似的状态,可以确定与中方话语相同的意思。那么,大脑的词语生成演算系统或生成系统指的就是这样的状态,这种系统就是所谓的语言,即“我语言”(I-language),它具有内部化、个性化、意图化的特点。由此而产生的认知研究是语言研究的一场革命,按照认知研究的理论解释,行为及行为结果(如语篇)的内在机制是心智,而语言则是我们探讨心智这个实体的一把钥匙,可以把行为及行为结果,如结构语言学关注的语言现象当作研究数据来对待,通过这些数据发现心智机制,以及心智内在机制在执行行为和解释经验过程中的操作方式。从乔姆斯基的解释以及认知理论的角度可以确定,心智属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语言作为一种心智活动,有自己的心理内部表征系统,正因为这个内部表征系统的存在,才有了语言的外部表征系统,如语言词汇系统和结构系统。

承认语言的心智属性,就不能只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入手考察语言或思维,而应该关注语言内部表征系统或语言思维本身,探讨语言思维自身的独特性。只有这样,才能最终破解语言之谜。

三、对于语言思维特性的初步认识

语言思维至少有四个特性,一是贯通性,即使语言单位之间产生联系,从而将其联结成有意义的话语。语言单位在特定上下文或语境中具有语义关联性,这是不言自明的,但这种关联性的存在或出现取决于有关的各方主体,如果没有主体通过语言思维来确立、建立这些联系,即使语言单位的潜在意义是明显的,但它们构成的话语意义也是不能成立的,如下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